



这位老人家是彭新琪老师。她曾是《儿童时代》、《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编辑。她写过《巴金的世界——亲情、友情、爱情》、《风雨百合花》等书，更多的奉献是当文学编辑，曾获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彭新琪老师

陈村

我1979年开始向《上海文学》投稿，接待我的第一个编辑是年轻人孙小兰(已故)，责任编辑是于炳坤先生(好多年没见了)。之后，我认识了一伙作者也认识了彭新琪老师。她组织我们这帮业余作者定期聚会，在作协的西厅讨论文学。她开给我们请假条，上面盖有上海文学编辑部的蓝色方章，凭此向所在单位申请公假。上班的日子，跑出来跟友人讨论文学，那真是太开心的事情了。



陈村照相馆

我们写出了小说，尽管不是责编，彭老师也会仔细阅读，提出意见和建议。她崇尚真善美，记得有次要我别将一个青年用苍蝇的勇敢来比喻。小说被编辑改后曹冠龙大为不爽，竟然自己到印刷厂去改回来，这是亘古未有的大逆

不道的举动。她宽容对待后生，批评是要批评的，稿子还是发表。曹冠龙的脾气比我还坏，但对彭老师的话不敢不听。彭老师待人温文尔雅，在作者跟编辑部的关系中，她似乎负责温暖这一项。因她的慈爱，人们将她看作我们的监护人，我们的劣行，要找她去投诉。

彭老师退休后我很少看到她。几年前我提议跟编辑老师吃个饭吧，她和赵自老师赏光出席，那天聚会有宗福先、赵丽宏、沈善增、倪耀祥，还有程乃珊和王小鹰等。我们从不清客送礼，动辄争执，编辑老师宽容地对待我们，以艺术的要求讨论问题，他们是优秀编辑的楷模。去年在医院体检时邂逅彭老师，她坐在轮椅上了，表情依然那么慈爱温暖。我们的彭老师也老了。我要写上几句，向她老人家致敬，致敬！她的一生中文学界那么多变化，但她认真真工作，平平淡淡生活，告诉我们热爱生命，热爱文学，我们这些小辈的作品中有她的体温。

灵感是上天的奖励

叶振环

常常碰到人不经意地问我，你哪来那么多东西写呢？因为这话来得突然，我的思维往往没有做好准备，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过究其原因，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从来不会考虑写作的东西究竟发源于思维的哪个位置，取自于哪个记忆仓库，或者是从哪段生活流程上剪裁下来。他所关心的，只是那段生活在他情感深处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证，对他的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正如某作家所说，

鸡下了蛋，鸡不会去追寻蛋是从哪来的。

后来认真想想，觉得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文章应该有一个感情的出口，它必定是经过了灵感的触发，引发作家情感的发酵和思维的过滤与加工，然后才能来到笔端，落到纸上(键盘)形成文字的。它的源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灵感。因此，灵感那东西在写作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一如一位长者，端坐在思维的上席之上，调用人的生活积蓄，拨动人的情感琴弦，并与深刻的哲理和人生的意义握手言欢，这样，一篇精彩的文章就诞生了。



乐无事



日有熹

王鸿定 篆刻

然而，如果细细地追究，灵感那东西却又有古怪的脾气，它并不按照人的意愿行事，规规矩矩地出牌。当你想要它的时候，它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它却又那么不经意地来到了，那么兴奋地矗立在人的意识天空，将一切生活积蓄都点亮了，为写作者指明灿烂的方向。所以，呆在人的内心世界的灵感有着神秘莫测的个性，它需要通过人的艰苦努力，认真地挖掘，才能现出它的真面目。而更加奇怪的是，它并非是单独存在的某种物体，而是与一个人的知识、勤奋、修养等等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它们的联姻，它才会心甘情愿地露脸。所以说，灵感是一个古怪的精灵，当你足够勤奋，又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时，它才会动用它神秘的手指，打通人的内心里的所有开关，让你收获到勤奋的快乐。

而默默无闻地呆在人体内的它，却又长着一双明亮的醒目的眼睛，当人的双眼看到了某类物事，并与情感与知识联系起来时，灵感就及时醒来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或者是它的主人经过长期的探索与思考之后，它绝不会辜负主人的付出，必定送上它的馈赠，从潜意识里游出表层，让它的主人能顺利地捕捉到。所以它欣赏的是人的创造性，奖赏

“新年都未有芳草，二月初惊见草芽。”每年立春，在刺骨的寒风中，草木总是争萌显绿。记得儿时，外公总会选在立春，外出采摘绿芽。回家后，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绿芽儿，恭恭敬敬地放在精美的小碟里，静静地放在祭祖的供桌上。一二时辰后，这些绿芽儿便会退去水分。此时取出盖碗，把这些供过的绿芽儿和着绿茶，一起冲泡，当揭开盖碗时，这些绿芽儿胜过了好茶的绿，还散有淡淡的清香，令人神清气爽。这虽是遥远的记忆，但仍在心中。

长大后才知道，在古人眼中，立春大如年，是一年生计的开始。千百年来，先人们在立春有祭祖祭神，敬仰神明的习俗。既是迎春的来到，又在期盼新的一年，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多年来，每年立春，总喜欢独自地走出家门，来到草坪里，溪流边、阳坡上，寻赏寒绿，亲近寒绿。

立春赏青与清明踏青不同。立春时的草木刚刚萌出点点新绿，花树缓缓冒出稀疏的幼芽。此时赏绿，心要静又要细，尽管绿很醒目、很亮眼，但量不多，分布广。要在慢慢的找寻中，才能感受那不同寻常的寒绿。在草坪上，我看见寒绿像米粒撒地，是幼小的，瘦弱的，微不足道的。但这些芽绿儿，没几日便会遍地泛绿，笑歌春天，长成无比可爱的绿草坪。在不远处，有位姑娘陪同一老者，也在赏景。老人个不高，皱纹纵横的脸，透出几分刚毅。他用手杖，拨着草皮，在十分仔细地寻找。我知道，他在寻找绿芽儿，探究春的脚步。此刻他忘记了整整一个冬天，忘记了呆在家里的单调与无奈，在他的眼里，这星星点点的绿芽儿，温暖着他他对春的期盼，看到了心中期待的一份春意，一份春暖。也许经过岁月的磨难，人是最能体会绿的可爱。

在阳坡上，我发现寒绿像漫天疏星，被冻红了，僵住了，不成模样了。但这些嫩芽儿，不多日便会新绿满溢，鲜绿满眼，长成无比秀美的绿坡。站在阳坡前，我看着结伴遛弯的两位老太。正在指点坡上花草的嫩叶儿，开心地地笑着说，不时转动着双眼，像是见多识广的贵妇人，不可思议地展示出，一种不属于她们的喜悦与兴奋。从她们的眼里，我已经看懂了这点稀稀疏疏的嫩芽儿，已经唤起了她们对美的念想，激起了曾在心中的一份美好，一份向往。人总是在美的向往中，逐渐显出几分高贵的。

在小河里，我看到寒绿像陈年帘子，是破旧的，稀疏的，毫无神采的。但这些水草儿，很快地便会焕然一新，绿满河中。蹲在小河边，我看着穿带时髦亮丽的美少妇，正吆喝着三个小男孩一起玩耍。她总是独自在前，小男孩紧随其后。那醒目的三个小光头，三件红衣服，正相互追逐，不停喊叫，一看便知是可爱的三个小精灵。走在前面的两个，很快越过台阶。忽然那一个在最后的摔倒后，大声哭喊着：嗨，这位少妇一个不着急，只是站在原地叫喊着：“勇敢点，自己爬起来！”真是令我惊讶！小精灵果然爬起来了，像奔流的河水，快步地追赶。此刻我脱口说，这孩子不简单啊。没想到那少妇却淡淡地说，“不靠他们自己，怎么养活他们”。我赞美地点点头，才知道是他们三胞胎，看着那深深浅浅的步伐中，渐渐远去的背影时，忽然让我悟得，寒绿报春心敬畏。这才是深沉的大爱。

它是人的不懈追求。但它对懒惰之人却不待见，即便它能偶尔现身，因为人都懒惰没有及时放进记忆之中储存起来，它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对那些勤奋之人，它却是从不吝啬的，除了及时现身之外，还把那无以言表的兴奋赠送给了它的主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灵感是无法用黄金购买的无价之宝，是上帝对人的一种奖赏。

华亭诗会丁酉初雪同韵唱和

江左开年雪迎春，飞花穿树欲遮身。隔窗红萼披银袂，喜煞吟诗作画人。——陈颖

灞桥残雪探芳春，昨夜归来酌酹身。如是多情应笑我，折梅寄柳向谁人。——何福社

雪花飘尽梅迎春，冻地春寒共护身。舞雪咏梅传好句，古今不乏唱吟人。——钟伟伟

雪落梅花便是春，今朝扑面沾沾身。落花未已已成咏，自有怜香惜玉人。——陆加梅

好梦常陪一席春，醒来却见腊梅身。梅花其实能飘雪，醉雪寻梅就古人。——王腾飞

晨起西风雪满春，飞花片片寄前身。书堂研墨寻佳句，静候归程渡海人。——黄珉翌

微凉晓梦落花春，未裹翠华轻染身。一笑春风凭玉雪，挑灯清咏是何人。——鲁莉莉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城市不得不宽容。在纽约，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个头高大的新移民，在第五街梅西百货店灯光灿烂的门口张开他的手臂，踮起脚来，纵情大唱一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那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歌。果然，在街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停下来看他，也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两眼，大都充耳不闻地走过去。

这和上海公共汽车上有时会看到的情形一样。在上海，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地铁车厢里能看到头发花白、手指粗大的一对夫妇，合坐在一张单人座位上，老太太几乎坐在老公的腿上，面对一车

厢的人，她纯朴的脸上又害羞又陶然，还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一定是看到年轻情人的放肆，觉得自己也能试试，从前在他们的家乡，想必是手也不能拉着上街。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觉得要使用这里的自由。周围的人，脸上有点啼笑皆非的样子。与纽约人一样，在无关自己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在大城市里，因为背景复杂的外来者带来了不容易被理解的举止风俗，大家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不得不打开自己的眼界，丧失自己的好奇心，懂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做人，也懂得不求一律地做自己。



这里是罗卡角，也就是说，我此时此刻已经站立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了。紧邻悬崖的一处岩石角上立着一块朴素的石碑，上面铭刻着一行数字和一行文字。数字是地理位置：北纬38度47分，西经9度30分；文字是葡萄牙最著名的诗人卡蒙斯写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名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陡峭的悬崖畔，大西洋苍茫浩瀚。

罗卡角是葡萄牙境内的一处海岬，位于辛特拉山地西端，与其他海角的不同之处在于险峻，这是一个海拔约140米的狭窄悬崖，像一把利刃直插大西洋。所谓海角，其实是陆地的一部分延伸，该叫陆角才是。“罗卡”的意思是岩石，的确，这里山势险要，岩石兀立，站在断崖上，看着席

卷而来的汹涌海浪被岩石撞得如翡翠般碎裂，真是惊心动魄。我顺着丛丛的岩石堆往下走，大洋之岸曲折逶迤，越是挨近渐渐淹没于海中的岩石，越有走到路之尽头的感觉。前面真的一点陆地都没有了，与天衔接的是茫茫汪洋。但是，海洋是另一条路，是可以继续往前走。我觉得或许在这个时候，最能感受到什么叫绝人处而豁然开朗。

迎着扑面而来的大西洋的澎湃之风，我想，其实，天之涯，海之角，虽说多为形容，但确实有着可循的边际，那么，一切都不能因为虚幻而可以轻蔑的了。在我看来，边际也就是界限，而界限也是一种底线。因文学上的成就而被尊为“葡萄牙国父”的卡蒙斯在他的那部描写航海家达·伽马

远航印度的长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曾鞭笞过那些妒忌心极强，喜欢挑拨离间，玩弄阴谋，利欲熏心，以将他人之事搞乱搅黄为乐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就是越过底线的，阻碍了人类对世界的探索

这里是罗卡角

简平

和发现，只能导致进步的中断和发展的衰退，因而在他的诗中，他们为自己设置了自我毁灭的最后结局。我忽然想到，事实上，如今，这样的人非但没有绝迹，甚至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们看到触碰人类道德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让人不寒而栗。越过底线，那就什么都崩塌了。

公元1443年，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从罗卡角出发的葡萄牙航海家，穿越西非海岸的博哈多角，开启了欧洲人探访未知大陆的先河，也开启了一个大航海时代。而在此之前，这里是已知的“世界尽头”。正是这样的开辟，据说使诗人卡蒙斯得以在100多年后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澳门，在沙梨头的一个简陋的石洞里开始了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创作。据说，卡蒙斯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他的众多美丽的情诗便是献给一位中国姑娘的，他在其中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爱情：“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根据传说，卡蒙斯后来从澳门去印度，走的还是水路，结果途中船只在湄公河翻

沉，他救出了诗稿，但与他同行的那位中国姑娘却遇难丧生。不管这一传说是否真实，但卡蒙斯由此启程、上演了无数生死不渝爱情故事罗卡角至今依旧是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礁石悬崖，海风猎猎，碧草青青，一座灯塔，一个十字架，一片大洋，令人心驰神往。

岸边最高处，便是罗卡角的灯塔，红顶白墙，在经过海风涤荡后的阳光下格外显眼。灯塔指处，是遥远的大西洋彼岸，更是每一个从海上而来之人坚信的方向。我想象着当灯塔在黑夜里射出悠长的光束时，该是怎样的明亮而温暖，让人即使独处天涯海角，也不会孤寂，不会迷失，不会止步。

十日谈

行走天涯

时间在这里好像是静止的。